

艺术的分心（为《Effetto Arte》杂志所写）

也许诗人和作家是在安静中工作的。说实话我也是：给你们写，或者给自己写的时候，我通常不让视觉或听觉的东西来打岔。可是，视觉艺术家在把自己的想法搬上画布、搬进材料的那一刻，为什么偏偏有一种天生的、要让自己分心的需要？

应该做一次科学调查来弄清原因：也许是想看到好结果的焦虑，变成了怕太快完工的恐惧；也许是我们被那种孩子气的习惯抓住了——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写作业；又或者，很简单，干活让人累。

不管怎样，在画室里可以观察到艺术家喜欢用来分心的种种方式，从最经典的到最大胆、最有创意的。

咖啡无疑是任何画室里第一位的、普世的分心之物；关键是要用摩卡壶，而不是如今的胶囊机：水从壶底穿过咖啡粉一直上到小杯子里所需的那段时间，让我们得以短暂歇一口气，跟助手、画廊主、访客聊上两句；实在没人，就跟想象出来的人物聊。何况我们始终确信，喝过一杯好咖啡，活儿会干得更利索。

实际上，喝到当天第八杯时，早已习惯了的身体不会得到任何好处；更何况许多人偏偏在一杯好咖啡之后爱抽没完没了的雪茄，这让画室相当烟雾缭绕，几乎完全没有氧气，而这又助长了一种轻微而普遍的困倦。

那么咖啡根本没用嘛，我们不禁这么想。

电话和咖啡一样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、有福的分心之源：每一条消息、每一次脸书上的分享、运营商的每一条短信、每一个约会和提醒，它都要啾啾叫一声；它还会尖声宣告朋友、亲戚、同事和陌生号码的到来——他们想用优惠和难以置信的故事把我们哄住，显然是受了某位天使的启发，那位天使可怜我们身为自己创意的执行者而百无聊赖。

最后一种经典的分心之由，是你的助手和合作者的提问：那些问题几乎总是切题的，而它们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你故意没把要做的活儿讲清楚，好让他们尽快来打扰你；

要解决画布上该刷哪种色调的石膏底、或者该用哪种色调的单色这类疑问，没有比停下一会儿、先煮一壶好咖啡更好的办法了。

于是循环重新开始。

可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切还不够，于是在画架旁边诞生了由艺术画册垒成的、可以自行移动的桩屋，顶上架着六十英寸的电视，配着带功放低音炮的环绕声系统，足以把整个街区的杯子震翻或震裂；还有各种或简或繁的装置，用来听音乐、听有声书、听讲座、看足球比赛、口述回忆录、编织爱情与工作的关系。

这一切，只为分一点心，只为不必有那种“我正在工作”的可怕感觉。

对分心的需要是一种病，迟早会击中每一个艺术家和创作者；不如认命，挑一种你偏爱的分心方式。我推荐读经典和听现场音乐：背后有个人在读书、在弹奏、在说话，也会帮你把活儿往前推——哪怕只是出于自尊心。

为这种综合征付出的残酷代价，自然是周六和周日独自待在画室里，把整整一周懒洋洋拖着

的活儿收尾——而这个代价说到底是心甘情愿付的，因为它让我们觉得自己真的热爱这份工作。

Luca Motolese · Torino 2017

motolese.com — 原文为意大利文